

續資治通鑑

無主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54

續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九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七十九

起柔兆攝提格正月盡六月凡六月

哲宗憲元繼道顯德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

皇帝

諱煦神宗第六子母曰欽聖皇后朱氏熙寧九年十二月七日己丑生於宮中赤光照室初名傭授檢校太尉

天平軍節度使封均國公元豐五年遷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延平郡王八年二月神宗寢疾宰相王珪乞早建儲為宗廟社稷

計又奏請皇太后權同聽政神宗首肯遂奉制立為皇太子

元祐元年

遼太安二年

春正月庚寅朔詔改元

辛卯遼

主如混同江

承議郎守起居舍人邢恕嘗教高公

繪上書乞尊禮朱太妃為高氏異日之福太皇太后

呼公繪問曰汝不識字誰為汝作此書公繪不敢諱

言者又論恕游歷權貴不自檢慎甲午謫恕以本官

權發遣隨州時恕已除中書舍人於是罷其新命并

黜之於外

攻異李燾曰恕教公繪上書據邵伯温辯誣邢恕之孫繹作其祖父言行錄云欽成皇后為皇太妃自山陵

回御藥吳靖方窺伺宣仁意旨以太妃過失為獻謂隨靈駕會發笑韓絳以故相留守西京親至境上迎迓引見皇太妃納拜殊不為禮

亦無慰勞之言公聞之朝路與宣仁猶子公繪相遇因及此公曰太妃昔則先帝之妃今乃主上之母小人聞議漸不可長公繪矍然遂

密奏疏以為宜加尊禮仍引語切直過當不止如公所言宣仁覽之訝公繪太訐知公繪與公素厚直遣人詰曰誰教汝為之莫是邢某

與汝做來若不實詰即根治公繪追急即吐實云入疏時邢某不知臣自為之然邢某之意亦如此韓績微聞之因而媒孽無所不至劉

拯績客也乃入札言公關與政事交游執政遂以為名罷中書舍人以本官知隨州温公即有簡與公曰和叔此行出於意外光居政府

不能為和叔別白負愧誠深蓋以中京有交游執政之言恐益為和叔累故也其後明堂前兩月温公檢叔被責一宗文字欲將上辨白

諸公勸之以為不至待至赦後而赦前兩日温公薨矣時呂公亦在政府與温公意合而林希素忌公其弟日方為言官初日事温公欲

為省郎未及白用希薦於韓乃為工部員外郎遂除殿中侍御史恐公遂還朝乃於赦後未聞假日入疏論公曰呂公著素與邢某厚善

今來既經明堂公著必須復引邢某還朝乞未得令還自是申公避嫌不復敢言然希日亦不為公論所容未幾兄弟相繼逐去時申公

方盛日既犯申公衆論不與非特為公也繹所載如此蓋多妄言今不取

甲辰王巖叟奏自冬

不雪今涉春矣旱暵為災變異甚大陛下於天下之

大害朝中之大姦已悟而復疑將斷而又止大害莫如青苗免役之法陰困生民茶鹽之法流毒數路大姦莫如蔡確之陰邪險刻章惇之讒欺狠戾陛下乃容而留之此天心之所以未祐也丁未以集賢校理黃廉爲戶部郎中先是廉提舉河東路保甲凡六年司馬光閒居往來河洛閒聞其治狀呂公著亦言河東軍與邊民德之遂有是除詔回賜高麗王鞍馬服帶器幣有加罷陝西河東元豐四年後凡緣軍興增置官局己酉五國諸部長貢於遼辛亥朱光庭言蔡確章惇韓縝不恭不忠不恥議論政事之際惇明目張膽肆爲辨說力行醜詆確則外示不校中實同欲陽爲尊賢陰爲助邪縝則每當議論亦不扶正唯務拱默爲自安計願罷去確等柄任別進

忠賢以輔聖治不報 癸丑太皇太后躬詣中太一
宮集禧觀祈雨 遼主召權翰林學士趙孝嚴知制
誥王師儒等講五經大義 丙辰太皇太后詔曰原
廟之立所從來久矣前日神宗皇帝初卽祠宮竝建
寢殿以崇嚴祖考其孝可謂至矣今神宗旣已升祔
於故事當營館御以奉神靈而宮垣之東密接民里
欲加開展則懼成煩擾欲采摺紳之議皆合帝后爲
一殿則慮無以稱神宗欽奉祖考之意聞治隆殿後
有園池以后殿推之本留以待未亡人也可卽其地
立神宗原廟吾萬歲之後當從英宗皇帝於治隆上
以寧神明中以成吾子之志下以安臣民之心不亦
善乎 帝幸相國寺祈雨 時新法多所釐革獨免
役青苗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司馬光以

疾謁告凡十有三旬不能出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
瞑目矣乃力疾移書三省曰今法度宜先更張者莫
如免役錢光見欲具疏奏聞若降至三省望諸公協
力贊成又手書與呂公著曰光自病以來以身付醫
以家事付愚子唯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晦叔矣中
書舍人范百祿言於光曰熙寧免役法行百祿爲咸
平縣開封罷遣衙前數百人民皆欣幸其後有司求
羨餘務刻剝乃以法爲病今第減助苗錢額以寬民
力可也光不聽 二月辛酉以河決大名壞民田艱
食者衆詔安撫使韓絳詢訪賑濟 乙丑命蔡確提
舉修神宗實錄以鄧温伯陸佃並爲修撰官林希曾
肇竝爲檢討官 詔權罷修河放諸路兵夫 先是
司馬光奏免役之法有五害舊日上戶充役有所陪

備然年滿之後卻得休息今則年年出錢錢數多於
往日陪備者其害一也舊日下戶元不充役今來一
例出錢其害二也舊日所差皆土著良民今召募四
方浮浪之人作公人則曲法受贓主官物則侵欺盜
用一旦事發挈家亡去其害三也農民所有不過穀
帛與力今日我不用汝力輸我錢我自雇人若遇凶
年則不免賣莊田牛具桑柘以求錢納官其害四也
提舉常平司惟務多斂役錢廣積寬剩希求進用其
害五也爲今之計莫若降敕應天下免役錢一切並
罷其諸色役人並依熙寧以前舊法定差惟衙前一
役最號重難向有破家產者朝廷爲此始議作助役
法今衙前陪備少當不至破家若猶慮力難獨任卽
乞依舊於官戶僧道寺觀單丁女戶有屋業者並令

隨貧富等第出助役錢遇衙前重難差遣卽行支給
然役人利害四方不能齊同乞指揮降諸路轉運使
下諸州縣限五日內縣具利害申州州限一月申轉
運司司限一季奏聞委執政官參詳施行是日三省
樞密院同進呈得旨依奏 丁卯詔侍從各舉堪任
監司者二人舉非其人有罰 韓維言光祿大夫致
仕范鎮在仁宗朝首開建儲之議而鎮未嘗以語人
人亦莫爲言者故恩賞獨不及鎮伏望特降明詔褒
顯厥功於是具以鎮十九疏上之己巳拜鎮端明殿
學士致仕仍以其子百揆爲宣德郎 庚午禁邊民
與夏人爲市 辛未以侍御史劉摯爲御史中丞
詔起居舍人依舊制不分記言動 武威郡王棟戩
舊作董卒以其養子阿里骨爲河西軍節度使封寧

塞郡公阿里骨巖峻刑殺其下不遑寧詔飭以推廣
恩信副朝廷所以封立前人所以付與之意 司馬
光奏復差役法既得旨知開封府蔡京卽用五日限
令兩縣差一千餘人充役亟詣東府白光喜曰使
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乎議者謂京但希望風
旨苟欲媚光非其實也 癸酉以監察御史王巖叟
爲左司諫 右司諫蘇轍始供職上言帝王之治必
先正風俗風俗旣正中人以下皆自勉於爲善風俗
一敗中人以上皆自棄而爲惡邪正盛衰之源未有
不始於此昔真宗獎用正人孫奭戚綸田錫王禹偁
之徒旣以諫諍顯名忠良之士相繼而起及耄期猷
事丁謂乘閒將竊國命而風俗已成無與同惡謀未
及發旋卽流放仁宗仁厚是非之論一付臺諫孔道

輔范仲淹歐陽修余靖之流以言事相高時執政大臣豈皆盡賢然畏忌人言不敢妄作一有不善言者卽至隨卽屏去故雖人主寬厚而朝廷之閒無大過失及先帝嗣位執政大臣變易祖宗法度惟有呂誨范鎮等明言其失二人旣已得罪臺諫有以一言及者皆紛然逐去由是風俗大敗臣願陛下永惟邪正盛衰之漸始於臺諫修其官則聽其言言有不當隨事行遣使風俗一定忠言日至則太平之治可立而待也 甲戌御邇英閣侍讀韓維言陛下仁孝發於天性每行見昆蟲螻蟻輒違而過之且敕左右勿踐履此亦仁術也願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則天下幸甚 丙子司馬光言復行差役之初州縣不能不少有煩擾伏望朝廷執之堅如金石雖小小利害未周

不妨徐爲改更勿以人言輕壞利民良法章惇取光所奏凡疏略未盡者枚舉而駁奏之又嘗與同列爭曰保甲保馬一日不罷則有一日之害如役法者熙寧初以雇代差行之太速故有今弊今復以差代雇當詳議熟講庶幾可行而限止五日其弊將益甚矣呂公著言光所建明大意已善其閒不無疏略惇言出於不平之氣專欲求勝不顧朝廷大體乞選差近臣三四人專切詳定奏聞 庚辰夏國遣使來貢辛巳寶文閣待制刑部侍郎蹇周輔坐變湖南鹽法抑勒騷擾落職知和州 蘇軾言於司馬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斂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吏胥緣以爲姦此二害輕重蓋略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

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
一至於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卒自
是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
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
役之法實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
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爲然初差役行於祖
宗之世法久多弊編戶充役不習官府吏虐使之多
致破產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免役使民以
戶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苦但行法者不循上意於
雇役實費之外取錢過多民遂以病光爲相知免役
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軾獨以實告
而光不悅軾又陳於政事堂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
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

不顧軾嘗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邪
光笑而謝之范純仁與光素厚謂光曰治道去其太
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
病且宰相職在求人變法非所先也願公虛心以延
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詔諛得乘閒迎合
矣設議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
從持之益堅純仁歎曰以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
公以爲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光居政
府凡王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剗革略盡或謂光曰
熙豐舊臣多儉巧小人它日有以父子義閒上則禍
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衛尉丞畢仲游
遺光書曰昔王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不
足也故凡政之可得民財者無不舉蓋散青苗置市

易斂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
蓋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散斂變置之法是
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廢青苗罷市易蠲役錢去鹽
法凡號爲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於
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不可廢罷蠲
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而
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廢罷蠲去者皆可復行矣
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
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
年之閒又將十倍於今日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
於財也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然後新法永可罷
而無敢議復者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
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弊而左右侍從職司使

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數十烏在其勢之可爲也勢未可爲而欲爲之則青苗雖廢將復散況未廢乎市易雖罷且復置況未罷乎役錢鹽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弊如人久病而少閒其父子兄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光得書聳然後竟如其慮是月遼主駐山榆淀閏月己丑朔王巖叟入對言祖宗遺戒不可用南人如蔡確章惇張璪皆南人恐害於國帝曰爲是舊臣巖叟曰孰非舊臣帝曰近日頗旱巖叟曰以聖德如此無致災變之理唯政府有此人所以致旱也庚寅尙書左僕射蔡確罷山陵使事畢確猶偃蹇於位於是劉摯王巖叟孫覺蘇轍朱光庭彈章交上十數確浸不自安遂連表

乞解機務表詞有曰收拔當世之耆老以陪輔王室
蠲省有司之煩碎以慰安民心嚴邊備以杜疆鄰之
窺覷走軺傳以察遠方之疲瘵明法令之美意以揚
先帝之惠澤厲公平之大道以合衆志之異同其高
自矜伐如此孫覺蘇轍愈不平復上疏論之疏曰自
法行以來民力困敝海內愁怨先帝晚年寢疾彌留
灼知前事之失親發德音將洗心自新以合天意此
志不遂奄棄萬國是以皇帝踐阼聖母臨政奉承遺
旨罷導洛廢市易捐青苗止助役寬保甲免買馬放
修城池之役復茶鹽鐵之舊黜吳居厚呂孝廉宋用
臣賈青王子京張誠一呂嘉問蹇周輔等命令所至
細民鼓舞相賀今小臣旣經罷黜至於大臣則因而
任之臣竊惑矣確所上表雖外逼人言若欲求退而